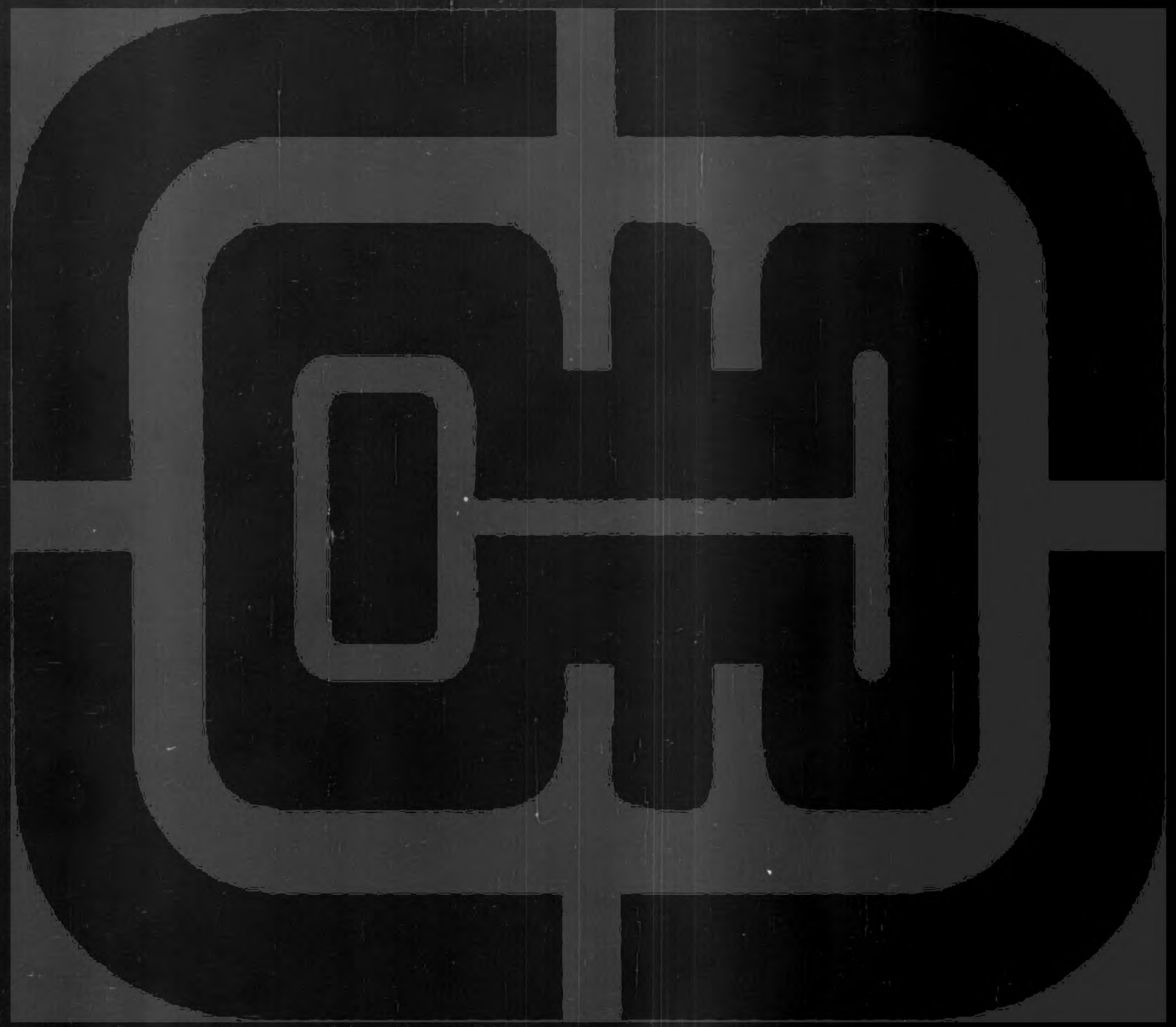

文公先生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二

古舒 慈湖 王 幼學 集覽
後學 布衣 尹 起莘 發明
後學 新安 汪 克寬 考異

起戊辰梁武帝太清二年魏文帝大統十四年東魏孝靜帝武定六年○盡甲戌梁元帝承聖三年魏恭帝元年齊文宣帝天保五年

凡七年

戊辰 梁太清二年魏大統十四年東魏武定六年

春正月東魏慕容紹宗擊侯景景潰走襲據壽春梁以約南豫州牧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衆曰汝家屬已爲高澄所殺衆信之紹宗遥呼曰汝家屬並完若歸官勳如舊景士卒不樂南渡遂大潰景與數騎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胡氏曰紹宗之才誠足以制景高澄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以權其子則所以待紹宗者有

未盡焉至唐太宗後亦用此委李出勳於高宗後之論者以此冊君爲賢曰宰其身無受知人之名而使良子孫專享得賢之利是皆失之也平日儲養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禮各得其道豈用私意小智輕屈之而使子孫以利祿誘之使其臣利祿之人也則可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介也又安得而用之彼紹宗與勳皆利祿之人耳故紹宗逐侯景不盡其力而李勣高宗不竭其忠君臣得失豈不明且驗邪○景既敗不知所適梁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爲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故宿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監州耳王若至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敎也遂行夜至城下韋黯以爲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載敗來投願速開門黯曰景嘗可說下也乃遣徐思玉入見黯曰河南王爲萬廷所重君受黯曰吾受命守城河南自敗何顏以見朝廷以君以關梁之略安能用介思話之孫也[集覽]（前不能後漢馬援傳居喪不能令人輕居後不令人輕重不以三公榮公易其介此孟子文注介大也勃然大之志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易豫卦介于石伊川傳曰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闇外之略）（注見普通六年）與國（注見周赧王五十二年）（脫）（注見普通六年）（脫）（注見周赧王五十二年）（脫）（注見周赧王五十二年）（脫）（注見周赧王五十二

淵明曰若梁主不忘舊好諸人並即遣還矣景家鬥亦當
同遣淵明遣人奉啓還梁梁主與朝臣議之朱异等皆以
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此高澄設間欲令侯景自疑而作
亂耳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矣等固執宜和梁主亦厭用
兵乃許之使還過壽陽侯景知之關問具服乃啓梁主曰
高澄忌賈在翟惡會居秦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苦臣死有
益萬殆無辭性恐千載有識良史又致書於异論金三百
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啓梁主遂遣使乎澄景又啓曰臣與
高氏讐隙已深今陛下復與連和使臣何地自處梁主報
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景乃
詐爲鄴中書求以淵明易景梁主將許之傅岐曰侯景以
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將一使之力耳梁主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
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活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
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爲反計屬
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頒檄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
以配將士

集覽 閶闔門，閶闔本天門名，閶闔也，楚辭：叫帝閽而入帝宮。義陽郡屬荊州，今信陽州是也。陳州忌賈在翟惡會居秦忌思也惡憎也翟秦春秋二國名，賈謂賈季，即狐射姑也，會謂士會，謂隨會也。又曰隨季二人皆晉中軍將左傳文六年賈季奔翟七年士會從之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翟秦不義興師問罪翟人請以季氏易之翟人許之翟人使季氏來聘季氏來奔翟人使士會來聘士會奔晉晉人使士會復佐中軍趙宣子曰

日食○東魏罷南郊道壇高澄以道士多爲濫故罷之　八月

東魏遣兵略地江淮取二十二州○梁侯景反

壽陽梁主遣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之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梁皆與之景請娶於王謝梁主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宋室求之景志恨表疏稍悖慢又聞徐陵等使還說反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矣之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梁主不問景知臨賀王正德委以貧暴得罪陰養死士幸國家有變意徐思王政戮曰天子任尊姦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宜爲其內公爲黜景雖不敏實思自效正德大喜報之曰僕爲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台州刺史新陽王範密啓景謀朱异以爲必無此理梁主乃報範曰景孤危寄命安能反乎範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梁主不許朝廷有一客邪自是不復通範啓景謂其使曰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邪自是不復通範啓景以使者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异曰景何能爲以使者付獄俄解置之景益無所憚啓梁主乞控督江西加不許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异等皆以姦佞驕貪嫉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初傅岐嘗以所聞責异曰外間謗讟知之以矣心苟無愧何卹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侍謟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雖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景西攻馬頭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璆等等梁主聞之笑曰是何能寇吾折箠笞之耳詔以鄱陽王範封山侯正表司州刺史柳仲禮散騎常侍裴之高爲四道都督邵陵王綸持節兼督衆軍以討景

冬十月梁臨賀王正德叛引侯景景渡江梁主命宣城王大器將軍羊侃督軍御之

侯景聞臺軍討己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爲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搗建康臨賀反自定也貴神速今宜即進景乃許稱出備十月襲譙州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少鐵爲導引兵臨江梁主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潰矣梁主以正德督諸軍屯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戰士皆荒解朱异主以正德督諸軍屯質將兵三千爲江南川陽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許稱載荻密以濟景時梁主遣將軍王質軍輕弱恐不能濟梁主守陳昕啓以采石急須重鎮而昕代之質去而昕未至景聞之喜曰吾事辦矣乃濟江有馬數百匹及八千人是夕梁朝始命戒嚴

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欲襲景其徒皆潛子一心還景至慈湖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勞景于板橋季曰此舉何名景曰欲爲帝耳百姓聞景至競入武庫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城至倅迫公私混亂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季侯於侃侃瞻力俱壯太子深仗之

【集覽】板橋在建康城內曾景建詩輪鞅千年路欲迷板橋名在市朝非問反

【發明】梁主每舉兵率用其子弟統之然而敗事誤國者先後相踵曾未有寸功可紀今侯景反叛綱目書遣邵陵督軍討之而分注載以正德督諸軍屯朋陽未幾正德叛與賊合梁主復命宣城都督卒亦不能抗賊大抵梁室之敗雖原於梁主之昏耄而子弟互相傾軋愈窮其禍是以不可救歟綱又以狠頑悖有如正德梁主曾不少察他日爲侯景所賣乃復泣見然梁主略不斥其反叛之罪方且相與勞苦如初知子莫若父未有如梁主之謬者綱目一書冊書亦足爲後出私其所愛者之鑑也

蕭綱正德引侯景圍梁臺城十一月景以正德稱帝

景至宋崔祚南太子猶未知正德之情使守宣陽門庾信守朱雀門欲開大桁以挫賊鋒正德止之俄而

景至信乃帥衆開桁見景軍皆著戴而遂棄軍走正德之黨復閉桁度景正德帥衆迎之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洶洶乃少安石頭降景景遣于子陵王西昌侯援京邑已至近郊衆潰羊侃曰賊中曰陛下若誅異等爲名耳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脅人心乃誅之景平喧聲震地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不能破侃使作雉尾炬以火燒之景乘夜縱火燒城門羊侃曰賊以異等爲名耳殺之無益橋曰出小人多乃築長圍以灌之景遣人說侃曰我傾宗報趙主猶恨不足豈計子一子幸早所獲執以示之復數日不克之殺十一月朔正德復出戰鋒未及利而敗還城中亦以景弓射之承相景以其忠義三日不克之聲言梁主已殂帝來位侃引東府城衆心沮安江子一拜請攻太子一子謝梁主曰臣巡城身許國常恐不得一死今所當卒部皆棄臣去子一子與兄弟左能擊賊若賊營逕前刺賊帥子此誓身以贖前罪至五帥所須百餘人開門出戰是一夜獨旋皆免冑赴賊有而死子四子五一直抵賊營逕前刺賊帥子此誓身以贖前罪至五帥所須百餘人開門出戰是一夜獨旋皆免冑赴賊死景初

旦貴去又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余帑可交是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五六是築城東西起土山有疫羸者以繩貫之下皆以頁山號哭動地城中平亦民於城內樓四丈崩賊募敢死之士二千人令分多配二山火爲晝夜交戰曾大雨徐於城內築山應之太子宜城王以下皆乘之垂入羊侃以人力悉爲城良久斷其路於是羣城者以賊不能進景厚撫之人奴降者悉爲之致死景土山頹壓賊且盡又稍出逼城景內樓作飛橋懸車命二十地道以取其恩爲士衆皆走山又崩壓賊炬焚其東前將軍柳津懸二山道用引玄景衆皆奮擊景遣斯因爲樓櫓流蕩盡賊死甚衆賊爲武湖皆土山之狀斯流陳盡賊爲景所禽賊不可水以淮臺城其黨王即之潛挑入因陳說挑爲棒使殺之喜鐫王欲復用之宋子仙而降挑棒從之挑棒主公卿會議宋劳賜挑棒封王即降以挑棒一爲變悔無守非有所堅謀景遣斯夜之挑棒太子既降挑棒以棒挑棒棒挑棒挑棒挑

王繹後徵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郢州刺史河南王詧等將兵入援方等有俊才善騎射每戰親當矢石以死節聞

[集證] 晉書王敦傳敦所督湘州刺史王廙司馬吳喜天門太守樊文皎將兵發江陵又遣出子方自任繹尋自將銳卒三萬發江陵景以書告城中士民曰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嬖欲公等試觀百姓從何得之僕今日國家地死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遠赴闕庭指誅權佞非頓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

[集證] 晉書王敦傳同齊民注見漢景帝後三年姬姜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為美稱今以稱人之妾

[發明] 使繹誠有救君父之意自當身將大衆晝夜星馳以解臺城之圍可也後循不進果何為哉故綱目於此不書將兵入援而書遣兵赴援以罪之也

梁邵陵王綸還軍赴援侯景擊之大潰

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侯景已度采石晝夜兼道旋軍入援蒙帥步騎二萬自京口西上景遣軍拒之諸州刺史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曰營于蔣山

景見之大驚悉焚所掠婦女珍貨於石頭具舟欲走分任攻綸綸與戰破之景陳兵於覆舟山北綸進軍玄武湖相持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為走即與壯士逐之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乃收景輜重方景翰丹陽尹豐公大春主帥霍俊等還至城下使言曰邵陵已為亂兵所殺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臨其背俊罵色彌厲正德殺之

[集證] 蔣子文逐賊至鍾山即在建康上元縣東北十八里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賊至鍾山下傷額遂死至三國吳大帝為立廟山上因名蔣山

十二月梁鄱陽王範南康王會理將兵入援

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舉名將兵入援軍于蔡洲以侍上流諸軍封山侯正表鎮軍雜叛附侯景景以為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帥衆一萬欲襲廣陵廣陵今劉詢以告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謝帥兵夜襲破之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

[蔡洲] 在建康上元縣西二十五里

梁將軍羊侃卒

城陷侃

梁散騎常侍韋粲及東西道都督裴之高柳仲禮等各以兵入援推仲禮為大都督

梁主徵鄱陽王詧為散騎常侍以歐陽頠監州事粲至廬陵頠亂簡

[illegible]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趨援至豫章聞景已渡江以問內史劉孝儀孝儀曰以如此當有赦或恐不然孝儀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發今日何情飲酒即馳[illegible]泉部有[illegible]繫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繫繫乃馳往見[illegible]泉部假令無救豈得自安章繫今日何情飲酒即馳[illegible]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繫繫乃馳往見[illegible]大心曰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今宜移鎮盆城遣偏將賜見隨尼矣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隨繫繫至南洲外弟同州刺史柳仲禮帥步騎至橫江繫即送還之繫也亦帥步騎至洲遣船度之繫仲禮為大都督裴之高自張公洲渡軍也新林繫議推仲禮為大都督裴之高自以年位卑在其下繫抗言於眾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習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年位皆在繫下直以礼授之討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繫請為諸君解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責之曰今二宮危逼猶冒險涉江致謝諸軍相弓指豫州以欲立異鋒鏑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弓指仲禮為大都督宜誠內史使有所歸之高曰萬景凶之高曰裴公不降楊白華遣其子將兵繼至援軍大集眾十餘萬景因之高曰裴公不降第姪子孫遣其子將兵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即烹子孫召善射者使射其子不中仲禮以臨夜戰諸將各有隊守令繫頻請入營部之高分眾軍旦日會戰繫營部之高分眾軍旦日會戰繫營部之高分眾軍旦日會戰繫

仲禮諸將及景而賊自後斫之中肯景得免自是不敢復
濟南岸仲禮亦氣衰不復
東道至列營析南亦
推柳仲禮為大都督

集覽（助警構）（二弟名）梁中領軍羊侃卒

侃朝野以侯景之禍共以由朱异斬賓發疾卒梁主亦惜特
贈僕射胡氏曰侯景能濟江由正德舟楫之勢正德能反
梁武終不悟焉使固亂臣正德固賊子异乃亂賊之
梁主由朱异失職之薦景固異荷梁祿之恩為久長之慮當
正德外叛而歸正名其罪啓上黜之遠服則子有不孝之
梁主黜侯二者皆失之耳

集覽（遠服）禹貢

心者亦如戒矣當侯景叛國而來照的其情啓上拒之境
外則臣有不忠之意者亦
然則非景與正德之意者亦
梁主黜侯二者皆失之乃
梁主黜侯二者皆失之耳

梁北徐州刺史蕭正表以州叛降東魏○

臣擊字字並○臺城頭援軍宿命久繞援軍募人能入城送
當作討○啓者李朗請先受斷許為得罪叛投賊因得
入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諸軍度淮攻東府前
冊禁之高州刺史李遷任及樊文皎帥統卒五千獨進深入
所向摧靡至新首橋東遷任及樊文皎戰
死遷任道還仲禮神情微沮狼狽陵茂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
鞭至門亦後時并見由是與綸及諸將有隙互相猜阻莫
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過淮則

梁援軍擊侯景大門太守樊文皎戰死

集覽（按侯景叛）

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

集覽（東府）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新首橋）正義曰在淮北

二月梁以侯景為大丞相與之盟敕止援軍

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錢帛聚德陽堂而不備新蔬芻豉鹽至是壞尚書省為新蔬
薦判以飼馬軍士或煑鎧重甲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聚亦飢抄掠無所獲東城有
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聚亦飢抄掠無所獲東城有
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景甚患之王偉請偽求和以緩
其勢運米入石頭然後休士息馬繕脩器械伺其懈怠擊
之景從之乃遣使表求和太子白梁主請許之梁主怒曰和不
如死太子固請梁主運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乘笑
千載遂報許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入器
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
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却援軍耳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
所繫豈可為質梁主乃以大款質於景景
敕諸軍不得復進詔以景為大丞相豫州牧設壇門外遣
僕射王克與王偉等盟既盟而景圍不解專修鎧仗了無
去志會南康王會理湘潭侯退西昌世子或衆合二萬至
馬卯州景請敕還南岸太子從之景又啓曰求安侯確主
閤趙威方頻隔冊見詔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
召侯又威方入即當引路梁主召確確累辭不入即陵王
綸泣謂確曰圍城既久聖主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

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曰侯景
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其意可見入城何益綸大怒欲斬
之確乃流涕入城梁主常蔬食至是蔬菜皆絕乃食雞子數百枚胡氏曰古之時禽獸常逼人矣
綸聖人教之罔罟佃漁則為民除患而因以制禮然其為獸教
乃因使上雞子枚胡氏曰古之時禽獸常逼人矣
戒甚備則愛物之心亦可見矣故其效至於鳳凰儀為獸教
舞魚鱉咸若反不可勝用焉自佛以不殺為教謂犬豕牛
羊皆吾宿出之祖考眷屬也信而行之莫甚於梁武其心
未必不非笑堯舜周孔以為不慈不悲也果有報應福利
者則梁之國祚堯舜長臣忠子孝叛亂不作壽考無期斯
為利矣乃一切不然禍亂既興骨肉相圖太平之民十喪
八九然則向者姦蔬不殺之功果何在邪梁武行之殆天
啓之使破敗昭著以警後來則亦未如之何矣○湘東王繹軍於徐
而為之說以自解焉則亦末如之何矣○湘東王繹軍於徐
郢州之武城與河東王譽桂陽王詧皆海留不進中記室
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六食
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怒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童子能斬之矣
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童子能斬之矣欲
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柰何繹不入幾因事殺之

集覽 設壇史記齊出家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注何休曰土基三尺皆三等曰壇會必有
壇者為升降揖讓辭先君以相接也孤孤一郭璞曰壇兄洲梁
可食者通名蔬師古曰蔬菜曰蔬師古曰所食之菜曰茹茹人怒反
反雙六博局戲名以古曰異木所為方槃槃中投此內外各有七
六博

梁故名雙六其行馬投子孤明雙為標的非圖謀則無少
得髮髯雙六最近古號為雅戲始於西漢於曹魏盛於
梁陳魏齊隋唐間宋太祖遂播之聲詩紀於奎文雙有光焉
閱時已久中州泯泯罕見而珠方偏澤類能為之三弗齊
曰閣婆占城曰質黎首驛曰爵也食子未下曰莎其說詳見
曰曹魏陳思王所製非也食子未下曰莎其說詳見
下謂馬被打起而未得入帳打也有馬遭打則餘馬得行仍須彼內
白黑各十五馬此馬單則彼馬得打兩馬相比為梁或梁
所以避打也有馬遭打則餘馬得行仍須彼內
然後餘馬得行仍須彼內
六梁中有空位而雙色值之
可下也其布置那多
之訣詳見江湖聞見錄

發明

昔春秋時宋以弱小之國被圍於強大之楚自九
月至于次年五月然而城下之盟則曰有以國斃
而嬰可謂危困之極矣然而城下之盟三時之久易子而食析
不相下大子固太子而大子惟恐諸王有功是以徇賊所請墮其計中
而不許既而不許之和者哉考之分王宜有遂報許之蓋是時梁之諸子互
為賊景求和懷與之盟宜有人臣舉兵向闕人臣舉兵向闕請為景設請為求和梁主可與
梁臣馳率烏合之衆乘之無備奄至臺城攻圍數月
不能從也去三十里而與之平今侯景以霸旅奔走之
梁人援軍四合之衆未能平賊猶未備若宋人之危急也胡月
綱目於此不曰侯景乞和而曰梁與之盟敕上援軍若人
梁人自與之盟自止援軍然者所以專罪梁人不知大

義委身從賊聽其愚弄之謀其視宋人不肯滅城下之盟者眞陳臺之不若也若夫蕭繹前此書遣兵赴援至是已七閱月方書次于武城武城郢之地耳其去臺城九幾里只可以見繹然坐視君父不救之意矣梁主內有子如綱外有子如繹雖欲不亡得乎

東魏河內之民歸于梁

魏東魏河內民四千餘家以魏北相帥歸之宇文泰欲封齊齊固辭曰士大夫遠歸皇化齊豈能帥之賣義士以求榮非所願也

二月

侯景陷梁臺城自稱大都督錄尚書事邵陵王綸奔會稽柳仲禮等叛降景景廢蕭正德以爲大司馬

侯景既運東府米入石頭王偉聞荊州軍退後軍不相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率兵圍宮闕逼辱妃主殘滅宗廟今日特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徙自古多矣願且觀其變景遂啓陳梁主十失曰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以妖怪爲嘉禎以天譴爲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讖爲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闡羊鵝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鬻爵賣官飲茶點鹽圖西民飢餒之風也修建淳風以興代也冠布石鼓之風也修建淳風以興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性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殿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邵陵王綸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在殘破湘東羣下貪縱使臣無爾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戒以讒納忠大戒以懲小戒以讒納忠

綱紀景曰當以禮見景曰吾當跨鞍對陳矢刀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論公使人自稱
景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議之邵陵王綸曰今
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
無一言諸軍乃散綸奔會稽仲禮及羊鴉仁王僧辯趙伯
超並開營降賊軍士歎憤仲禮等入城洗拜景而後見梁
主梁主不與言見津津勸慎仲禮歸司州僧辯歸竟陵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
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渾乃欲入不得景更以
正德為大司馬正德入見梁主拜泣梁主曰緣光
何嗟公孫之制漢光武時公孫述據蜀自立為帝竟
及矣

[隋覽] 銅錢置鐵錢欄羊後即帝位羣小樁夫者濫受官
爵長安為之語曰欄羊胃騎都尉欄羊頭關內侯朝章副
雜趙王倫晉宣第九子也後篡位妃孫卒賜級亦加爵位每
朝會貂蟬盈坐座曰貂不足狗尾續(豫章雜)初梁武納
齊東昏侯寵姬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其母告以效綜遂降
魏(召陵冠帝)邵陵王綸攝南徐州刺史嘗逢疾車奪孝子
服而著之(閤閭號泣)石虎之風晉末僭國後趙王石勒即
帝位立世子弘為太子子宏為大單于其從子虎怒曰大
單于當以授我乃與黃物輝兒特主上晏駕不定復留種
也後勒卒虎殺弘而自立(苻融姚興)代苻融姓名用陽
人漢獻特為下邳相大起浮屠祠以銅為人(寅金塗身衣
以綵絲垂銅槃九重下為樓閣道可容三千僧人悉調佛
經姚興姓名晉末僭國後秦主也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大
營寺塔出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力史昭釋文苻音
側格反(沐猴而冠)注見漢王劉邦元年(蒲萄)
蒲注見晉明帝太寧二年補博(祿)注見晉惠帝太安二年(調)

青州及淮陽郡皆叛降于東魏東魏遂取梁青州及山陽郡

[發明] 有其有者昌貧人亦有其斗地然曾無尺土之得而家國喪亡境土反為
敵有綱目書梁州郡叛降東魏及東魏取梁州
郡詞繁而不殺後之貪人土地者可以觀矣

梁東徐元

漏梁字

[發要] 提要

○梁湘東王繹歸江陵殺桂陽王慥

初梁主以河東王譽代張
纘為湘州刺史纘代岳陽王詧為雍州刺史纘將才輕
譽迎侯有闕譽至留纘不遣纘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憑
詧拒之纘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矯江
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譽歸湘州信州刺史桂陽王
慥留軍江陵欲待繹至拜慥為可東欲襲
江陵岳陽共謀不逞江陵軍士多

留此欲懸罍誓繹懼自蚤中步道魁壘以自守集覽蜀之不達歸江陵因遣殺之樹柵掘塹

發明 是時臺城既破梁主淪沒賊手此正臣子痛心疾首誓不俱生之日蕭繹前此緩於救援罪已不可勝誅今既蓋臍無及猶當竭力致死庶幾少雪前恥而乃從容還鎮略無惻怛君父之心此何理哉綱目上書景陷臺城此書繹歸江陵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侯景陷梁廣陵 侯景以董紹先為江北行臺使齎敕召南康王會理紹先以廬江二百至廣陵會理士馬甚盛僚佐說會理曰景已陷京邑欲除諸蕃然後篡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清敵秦河委全州之地以資寇乎不如殺紹先發兵拒守與魏連和以待其變會理素昏即以城授之

東魏取汲淮 侯景遣于子悅等將羸兵數百東略吳郡新城戍主戴僧逸有精甲五千說太守袁君正曰賊今乏食臺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君正素庸郊迎之子悅執君正據郡財物子女東人皆立保拒之集覽歷反〇

梁宣城吳興起兵拒侯景 侯景遣來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景遣李賢明攻之不克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吳興太守張嵊起兵討景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宣州宋哲守固府在宣城西

東魏攻魏頴川魏人擊之殺其將慕容紹宗劉豐生 東魏攻高岳等攻魏頴川踰年不克劉豐生建業堰有水以灌之城多崩頴王思政為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悉盡而欲守文泰遣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阻水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視之悉風怒至飄艦向城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二人俱死集覽消水消于輒反水出梁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陽城山左傳注○夏水出梁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入潁

東魏大將軍澄如鄴 東魏注澄位相國封齊王加殊禮澄固辭不許澄召將佐密議之皆勸澄受之獨陳元康以為未可澄由是嫌之

史張纘 湘東王繹之入援也今所督諸州皆發兵雍州刺史岳陽王詧遣司馬劉方貴將兵出漢口繹召詧使自行詧不從方貴潛與繹謀襲襄陽末發會詧以它事召方貴方貴以為詧疑之遂據樊城詧遣張纘使赴鎮纘至大提樊城斬方貴聞臺城陷遂執纘以送詧詧以纘為司空梁主紹泰元年詧稱帝改景泰為天正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綱立子綱為司空梁主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不

五月梁主衍殂太

能彊心甚憚之太子泣諫梁主曰君社稷有靈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是後梁主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爲所裁節夏價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家祖年八十六景秘不發喪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既而發喪遂即位立宣城王大器爲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既而發喪遂即位立宣城王大器爲太子高祖之末建康士民爭尚豪華粮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自景亂道路斷絕人至相食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實城豪族皆自出採猪猄委溝壑不可勝紀

魏詔代人復其舊姓○六月梁湘東王繹殺太常卿劉之遴

初侯景將使之遴授臨賀王正德璽綬之遴剃髮僧服而逃將歸江陵行至夏口繹素嫉其寧其賻贈

集覽（遴）良月反

東魏大將軍澄克潁川以王思政歸魏師還

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寇長社陳元康言於高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今潁川垂陷王自以爲功澄從之自將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捶負土者及囊并塞之城中無盜李暹死者什八九水入城壞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有損傷左右皆斬王思政帥衆覘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拜拜欲自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趙彥深執手申意延師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澄改潁川爲鄭州遇思政甚重祭酒盧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亦何足重澄曰我有靈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初思政屯襄城以長社爲行臺治所啓陳於宇文泰泰以刺史崔猷爲襄城控帶京洛宜爲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援頻川既都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控至城下莫保晨夕以爲行臺頻川置州宜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illegible]有不虞豈能爲患泰乃訂之至是泰深悔之以矣景所獻策思政固請泰乃許令徙獻策諸城道路阻絕令諸將[illegible]軍還中大通六年淅陽

集覽（淅州注見梁湘東王繹自稱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侯景殺蕭正德

正德怨侯景賣己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其書紿殺之

集覽（遮得遮截於路而得之）

發明（正德當誅而書殺者景不得而誅之也是時正德與勞苦父子如初然而綱目亦不繫之梁者皆父叛君之賊義不得復爲臣子故紀之於梁也）

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不克而死

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賓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日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足之根未得其便卿還啓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集覽（輕佻注見漢靈帝中平六年）

發明 梁之子孫留國者多矣御義而死匪有確爾故特示之

梁湘東王繹使其世子方等攻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譽擊之方等敗死繹殺其妃徐氏 繹娶徐妃生出子方等妃多失行故方等無寵及自建康歸江陵繹見其行止徐妃泣而退繹怒疏其親行傍于大閤方等見之益懼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繹將討侯景使督其糧衆譽不與方等請討之繹乃以少子方矩代譽使方等將行謂所親曰是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復奚恨至麻溪譽擊之方等敗死繹無戚容寵姬王氏生子方諸而卒繹疑徐妃爲之遣令自殺妃趣并死

秋七月梁廣州刺史元景仲謀反西江督護陳霸先討誅之 霸先欲起兵討侯景景使人誘景中許奉以爲主使屬霸先霸先欲起兵討之景仲衆潰霸先追定州刺史蕭引嶺廣州勃以霸先監始興郡事

梁湘東王繹使信州刺史鮑泉攻湘州 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鮑泉擊湘州僧辯欲俟衆集而行繹疑其觀望召泉中書舍人泉懼不敢言獨將兵代湘州

梁合州刺史魏陽王範以州附于東魏以乞師 範聞臺城陷嚴敵欲入侵佐或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勇必窺合肥範乃上會高澄遣李伯穆逼合肥範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爲援乃以合州輸伯穆送質子於鄴以乞師出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久之不至東魏出師範糧乏進退無計乃以合州降東魏以陽城縣置縣屬廬江梁改郡陳復爲縣隋廢爲鎮今屬安徽縣陽城縣古縱陽城南濱大江在今桐城東南百二十里縱七容反

盜殺東魏大將軍勃海王高澄于鄴 澄嘗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暉業曰讀曹馬之書澄以其弟太原公洋輒閉閤靜坐難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爲爾漫戲耳澄獲衡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爲膳奴京憂白其黨六人謀作亂澄變形易服與楊愔崔季舒左右謀受禪京訴澄狀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出外一日與陳元康邢公主欲其在來無間侍衛者常遣食實刀盤下殺之元康以身蔽澄亦被傷洋聞之神色進不變入討羣賊斬而禽之然不發喪元康手書辭母口占并使勿曹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督護唐邕使部分將士鎮州勸洋四方須臾而畢東魏主聞之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洋留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揚愔守鄴入竭東魏主從甲士八千人登臺者一二百餘人

皆養秩和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不忍聞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曰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治衆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

集覽 伊霍之傳殷太甲不明伊尹放諸桐後太甲悔過又立而相之漢昭帝崩霍光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奏還反季舒遇惡鞭二百徙邊甲悔過又立而相之漢禪晉司馬炎受光廢之而立宣帝曹馬之書魏曹不受漢禪晉司馬炎受魏禪

九月癸亥景閤吳興沒太守張嵊御史中丞沈浚死之

景使侯子鑒寇吳興吳興太守張嵊書主不閤軍旅或勸嵊降嵊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顛危不能匡復速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勇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胡氏曰張嵊以書生守土而能以不能匡救朝廷為賊執節而死苟非實見義重於生則不能也嵊可謂無負乎書矣

發明 拒賊者必死降賊者未必生然苟先以生死為念則為義已不篤矣張嵊明於處死遂使一門為宋義之尾其視袁君正之徒彼貪狗彘之不若也綱目書君正叛附侯景於前書張嵊沈浚死節於後名義之士

以當知所擇矣

梁岳陽王詧攻江陵湘東王繹遣兵龍襄陽詧遁還繹使竟陵太守王僧辯攻湘州

魏泉攻湘州刺史東王詧遁

戰而敗退保長沙泉圍之岳陽王詧留參軍蔡大寶守襄陽帥衆伐江陵以救湘州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貝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為城中都督詧攻江陵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詧軍氣沮繹與太守王僧辯有舊密懇之前帥所部降其兄岸請以五百騎襲詧距城二十里城中始覺詧奈大寶奉詧母登城拒戰詧聞之遁還岸亦走繹遂以詧舊泉攻長沙邵陵王綸致書於繹曰今社稷危耶創巨痛深雖未除家禍乃構料今訪古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貸若外難未除或不亡夫征戰之理惟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川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魏軍以求形援若不安家國去矣繹不從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

集覽 (山則寶劍反)(剖心)漢鄧陽傳蘇秦相燕燕人惡之燕王王食秦以駮駱白主璧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賜秦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一臣剖心折肝相信豈後吳移於浮辭哉(晉)(膽春秋吳擊越越王勾踐屢於會稽後吳越和勾踐反國乃縣膽於坐臥仰膽嘗食必嘗膽曰

之恥邪

發明 梁氏亂亡其子弟互相攻擊曾不須臾宗社之顛覆君父之陷沒故詔政江陵而繹襲襄陽略無愧恥之心觀邵陵之書所以反覆開諭者詞旨亦甚明切然邵陵亦豈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者哉綱目繹書所冊其敗絕之意深矣安得乘繹輩盡尸諸市以爲不恭不友不孝不悌不忠不義者之戒乎

冬十月梁豫章內史王鐵叛襲江州敗走 初鐵既降侯景復叛之尋陽王大心以豫章內史鐵至郡即叛推觀寧侯永爲主引兵襲尋陽大心遣其將徐嗣徽逆擊破之鐵單騎還南昌

十一月梁湘東王繹遣兵攻襄陽岳陽王詧乞師于魏魏遣開府楊忠率師救之 詧遣使來聘於魏請爲附庸湘東王繹使柳仲禮鎮竟陵以圖詧詧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蓁爲質於魏宇文泰欲經略漢沔以楊忠都督三荊諸軍鎮襄城仲禮帥衆趣襄陽泰[集覽]（泰力公反）十遣忠及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以救詧

十二月侯景陷錢塘會稽執梁刺史南郡王大連 宋子仙陷錢塘乘勝度浙江至會稽邵陵王綸奔鄱陽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糧仗山積東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爲用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事司馬留異凶狡殘暴爲衆所患大連悉以軍委之子仙至大連棄城走異以其衆降爲子仙鄉導追及大連執送建康大連猶酣不之知梁主聞之掩袂而泣於是三吳盡沒於景公侯在會稽者俱南度嶺景以留異爲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爲質

梁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思等各帥衆千餘人歸之霸先遣杜僧明將二千人類於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霸先曰京都覆沒君辱臣死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起援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湘東王繹受節度時南康土豪蔡路養起兵據郡勃乃以譚世遠爲曲江令與路養相結同謁霸先

東魏取梁司州 於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

貞明 梁太宗簡文帝綱大寶元年魏大統十六年東魏武定八年齊顯祖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是歲東魏亡齊代

春正月東魏高洋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齊王○梁以陳霸先爲交州刺史 霸先發始興至大庾嶺蔡路養拒之其黨蕭摩訶王僧辯出戰無敵當者霸先擊之路養敗走進軍南康湘東王繹承制授霸先交州刺史

梁邵陵王綸至江夏自稱都督中外

諸軍承制綸自鄱陽進至九江尋陽王六八以江州襄州襄之綸不受乃推綸爲假黃鉞都督承制

魏人圍安陸獲梁司州刺史柳仲禮遂取漢東

魏楊忠圍安陸柳仲禮馳歸救之諸將恐仲禮至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倉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必奇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定也乃選騎二千銜枚夜進敗仲禮於溳頭獲之安陸竟陵皆降於是漢東盡入于魏

集覽 溳音崇

梁祖皓起兵廣陵殺侯景將董紹先

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耳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酒足爲梁室忠臣皓曰此誠

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下令大舉討侯景侯景懼遠近

【發明】繹之討景是矣自臺城至是凡幾日繹不能枕戈泣血致命効死今乃始移檄遠近果何及哉綱目書此非予之也正所以著其無父無君之惡爾

祖之殂至是凡幾日繹不能枕戈泣血致命効死今乃始移檄遠近果何及哉綱目書此非予之也正所以著其無父無君之惡爾

五月梁鄱陽王範卒

至以晉熙爲晉州遣其世子嗣爲刺史大心政令不出一郡遣兵擊莊鐵嗣竇鐵善遣侯瑱將兵助之由是二鎮相猜無復討賊之志大心使徐孝嗣徵築壘稽亭以備範市糴不通範數萬之衆無所得食多餓死憤恚而卒

【集覽】晉熙郡古隂安城也宋文帝置太湖縣屬晉熙今安慶太湖縣是侯瑱自縱陽遣信告江州刺史尋勗之既至江州

稱皇帝廢東魏主爲中山王

東魏徐之才宋景業善圖讖因高德政勸齊王洋受魏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父故宜早升尊位告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故耳洋鑄像卜之而成以問肆州刺史爾律金固言不可請殺景業等洋以人心不壹使德政如鄴察之未還洋寵兵而東至平都城召諸勳貴議之莫敢對長史杜弼曰關西固之就敵今若受禪彼必挾天子稱義兵而東王何以待之乎徐之才曰彼亦欲爲王所爲縱其屈彊不過隨我稱帝耳弼無以應德政至鄴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言洋於遼陽固言未可景業等復勸之洋乃發晉陽東魏主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至鄴作圜丘備法物使侍中張亮等見東魏主逼以禪位魏主欲容曰推挹已久謹當別舉宮皆哭直長趙道德以故犢車一乘送出雲龍門百餘避乃下御坐步就東廊詠范曄漢獻帝贊求入與六宮訣帝贊哭拜辭遂遷于北城遣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于齊齊王洋即皇帝位于南郊自魏敬宗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始復給之封東魏主爲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禮追尊獻武王爲高祖文襄王爲皇帝廟號高祖文襄廟號世宗尊王太后爲皇太后降魏朝封爵有差

【集覽】鑄像卜之注見晉安帝隆安四年鑄金人范曄漢獻帝贊范曄宋文帝時人其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国也終我四百永作虞賓

【發明】前代篡立必有所廢置或先示威權以肆制之久擅大權然後乘而取之未有若高洋之易者何哉高氏奪之易者當於高歡以來見諸綱目所書者觀之則得之矣固非有分昔難易之殊也勢使然爾然則欲知高洋篡帝

梁武陵王紀遣其世子圓照將兵赴援次于白帝

時梁晉熙郡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與受湘東王節度繹授以信

州刺史令狐白帝未許東下帝元嘉二十三年

【集覽】移告征鎮移箋表之類也官曹公府不相臨敵則爲移文征鎮注見宋文

【發明】自蜀至臺城相去雖若甚遠然其君父陷沒亦既久矣武陵至是方庶幾援又不能親將大衆星馳而下何哉書遣出子以于白帝罪自見矣

梁侯瑣殺莊鐵據豫章

鄱陽王範既卒侯瑣往依莊鐵鐵忌之瑣不自安詐引鐵謀事因殺之自據豫章

齊主娶趙郡李希宗之女生子殷及紹德又納叚韶之妹及將建中宮高隆之欲結動貴之援乃言漢婦人不可爲天下母不從乃立李氏爲后以其子殷爲太子

魏立蕭詧爲梁王

魏人欲令岳陽王詧發哀嗣位詧辭乃遣使冊命詧爲梁王建臺置百官

梁高州刺史李遷仕反高涼太守馮寶

初蕭昭成帝齊末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爲羅州刺史融子寶爲高涼太守高涼洗氏世爲蠻酋部落十餘萬家有奴客籌略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以爲寶婦融雖出爲方伯非其士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參決獄訟雖親戚無所縱舍由洗氏始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被召稽臺乃稱有疾錯兵聚衆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彌日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陳霸先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今頓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不能爲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鬬且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十餘人步襲之必矣寶從之雜物唱言輸賂得至柵下破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其城洗氏與霸先會於灨石還謂寶曰陳霸先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能平賊宜厚資之

【集覽】羅州漢合浦郡地屬交州今化州是在廣西高涼縣孫吳立郡梁置高州沈氏元和姓纂洗音蘇典反何氏姓苑音先禮反南康郡名隋置虔州宋置贛州非今廬山之南康輸賂賂生監反夷人以貨財贖罪灨石地名在灨州灨音紺又音感

【發明】洗氏一婦人乃能舊義討賊故綱目特書于冊彼以大丈夫自處若衣冠之徒乃甘於附賊者可不愧死無地哉

梁王詧言入朝于魏○秋七月侯景陷江州及豫章

初東魏遣陳雲洛等迎鄱陽世子嗣使瑣琬來行侯景遣任約將兵逼江州洛等引去嗣失援敗死約

遂略地至益城尋陽王大心出兵戰敗帳下猶有戰士千人大心不能用遂以州降景遣于慶略地至豫章侯瑱力屈亦降之景以瑱同姓待之甚厚李諸郡已山人黃法𣰰有勇力合徒衆保鄉里太守賀詡下江州命法𣰰監郡事屯新途慶質其妻子遣隨慶狗彘南陳霸先使文育進軍擊慶法𣰰引分兵襲之法𣰰敗之陳霸先或作王驗庾也名𣰰巨俱反會之

集解 陳雲雷復姓雲或姓雲或作王驗庾也名𣰰巨俱反新

豫章屬縣淦水所出西流入湖溝淦古暗反

齊定律始立九等戶

齊主初立勵精爲治趙道德以事屬黎陽太守房超超不使發書棓殺其使齊主善之命宰宰各設棓以誅蜀清致大戮身爲枉法何久之中丞宋軌奏曰若受使請賕猶致大戮身爲枉法何以加罪乃罷之尋詔僕射薛琡等取魏麟趾格討論損益以爲齊律簡練六坊之人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陳必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貧者役其力

集解 棓殺棓與捧同步頂反棓格東觀志云曹操爲北部尉棓殺十校曹操爲北部尉棓殺十校東觀志孝靜帝集羣臣於北閣議定法制謂之麟趾格

左右縣五色棓各十枚麟趾

郢州邵陵王綸奔齊昌侯景以爲梁王

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遣王僧辯鮑泉等帥舟師襲之至鄉州綸遣其子續將兵擊之且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楚今歲伐人之兒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于繹繹命進軍綸乃集其麾下於西陵守江言曰我本無他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昇代今日欲年絕耀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則交兵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貧者役其力

集解 棓殺棓與捧同步頂反棓格東觀志云曹操爲北部尉棓殺十校東觀孝靜帝集羣臣於北閣議定法制謂之麟趾格

九月沔湘東王繹取長沙郢州綸章質司馬姜律等聞綸尚存馳往迎之以求援繹使綸與左右輒加刺史綸與左右說七擣流民八千人附之稍收散卒屯于齊昌遣使請降于齊齊以綸爲梁王任約進屯西陽武昌綸引齊兵未至後營馬牛羅漢等襲之綸不爲備策馬亡走至汝南魏城王李素故吏也開城納之任約遂據西陽武昌

集解 殫職日反此殫職虜復姓

侯景自稱漢王

冬十月魏太師泰伐齊不戰而還洛陽平陽皆降于齊

泰以齊主稱帝自弘農爲橋濟河至崤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曾久雨畜產多死乃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於齊胡氏曰宇文泰爲高洋篡國而伐齊師不患於無名矣乃遂巡而退不敢遂武何也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泰自弒君之人也參度彼此尚何高洋之問哉使泰有迎帝之忠而無弒君

之事當此機會舉師東伐則齊未可知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不行不義不殺不辜不作苟見天下治苟得而已矣

集覽（不敢遂武不能遂此武事也）

景兵于貝磯

初梁寧州刺史徐文盛募兵討侯景湘東王繹使將兵東下與任約遇軍貝磯任約逆戰大盛大破之進軍大舉口侯景以約守西陽久不能進自出屯晉熙侯景既出建康南康王會理以侯景既出建康空虛與柳敬禮西鄉侯勸東鄉侯收會理等殺之錢塘褚晃以會理故舊捶掠千計終無異言會理隔壁謂之曰卿雖忍死明我我心實欲殺賊晃竟不服景乃宥之梁主既立景防衛甚嚴唯武林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卧內蕭淵而已及是克不害懼禍稍自疎諮獨不去景惡之使人殺之封貞為竟陵王子邕為隨王賜姓侯氏

集覽（丙鄉）漢中郡成固縣晉改為西鄉去固立南鄉縣晉改為西鄉以尒朱榮為安南將軍注見晉

梁寧州刺史徐文盛敗侯景

侯勸崇起兵誅王偉侯安侯賁中宿山子子邕以告偉偉以會理故舊捶掠千計終無異言會理隔壁謂之曰卿雖忍死明我我心實欲殺賊晃竟不服景乃宥之梁主既立景防衛甚嚴唯武林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卧內蕭淵而已及是克不害懼禍稍自疎諮獨不去景惡之使人殺之封貞為竟陵王子邕為隨王賜姓侯氏

集覽（丙鄉）漢中郡成固縣晉改為西鄉去固立南鄉縣晉改為西鄉以尒朱榮為安南將軍注見晉

魏初作府兵

初魏敬宗以尒朱榮為安定公宇文泰廣陵王欣趙郡公李弼隴西公李虎河內公獨孤信南陽公趙貴常山公于謹八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下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租調庸一人為之調八柱國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租調庸一人為之調八柱國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租調庸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為百府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一二十四軍泰任揔百揆督中外諸軍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闥而已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是後功臣位至二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者皆甚衆率為散官無所統御蓋有繇掌其事者聞望皆出諸公之下云

集覽（侯莫陳崇）魏之別部也三字姓案大宋重修廣韻注侯崇傳云其先魏之別部也崇注有田制有租有身則有庸有調有戶則有丁則有兵

齊行天保曆

宋景業造也

梁大寶二年魏大統十七年齊天保二年

春二月魏攻齊汝南拔之殺其梁王蕭綸

邵陵王綸在汝南修城池集士卒將圖安陸魏宇文泰遣楊忠攻拔汝南執綸殺之投尸江岸

梁陳霸先討李遷仕殺之

陳霸先遣杜僧明等擒斬之遷東王繹為江州刺史使霸先進兵取江州以為江州刺史

三月魏主寶炬殂太子欽立○梁徐文盛克武昌○齊以梁湘東王繹為梁相國承制○閏月梁徐文盛伐侯景敗之

梁書討侯景○任約告急侯景自帥衆西上以太子欽為質留王偉吾守西陽與徐

文盛夾江築壘文盛擊破之景遁還營

夏四月侯景陷梁郢州執刺史蕭方諸徐文盛奔江陵

方諸年十五時文盛在近不設備日以蒲酒爲樂諸迎拜鞠泉巷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直入江下擒以送景景因便風中江入其城方諸迎拜鞠泉巷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直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逃歸江陵巴州刺史王珣將軍柱幼安降景

五月魏隴西公李虎大都督王僧辯伐侯景次巴陵景攻之不克

當書計

卒○梁湘東王繹遣大都督王僧辯伐侯景次巴陵景攻之不克

當書計

景敗之獲其將任約景遁還

當作計

擊○湘東王繹遣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丘以逆待勞無不克矣又謂侯景曰此上策也據夏口積兵糧中策也巴陵下策也巴陵小而固僧辯可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徐嗣徽白岳陽杜龕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口宋子仙爲前驅趨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僧辯乘城固守復瀨斗戍安甚無人景衆濟江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宜州刺史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慙翻欲賜誘取弓射之珣慙而退景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殺賊甚衆景乃退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軍飢疫死傷太半繹遣胡僧祐援巴陵戒之曰賊若水戰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步戰鼓棹就巴丘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據白堦符之僧祐向巴陵路西上潛弓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隱於百里洲蹙言多中人莫能測至是以任約向江陵靖行既至與僧祐繼白岳擊之約兵大潰殺溺甚衆擒約送江陵景焚營遁約至繹赦之徐文盛坐怨望下獄死

集覽 白堦地名

梁王僧辯克郢州獲侯景將宋子仙殺之

當作誅殺○湘東王繹復遣王僧辯引兵東下陸法和請還既至謂繹曰侯景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乃引兵屯峽口僧辯至漢口攻魯山擒賊將支化仁至郢州四面攻之豫州刺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須邀景破其後軍太子船入撥陽浦腹心皆勸太子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左右吾今去乃是叛父非避賊也因涕泗嗚咽即命前進宋子仙等困蹙乞降城而還僧辯偽許之命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襲擊而上鼓譟奄進水軍主宋遥帥樓船暗江雲合子仙走至白楊浦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送江陵殺之

梁湘東王繹誘江安侯圓正執之

圓正武陵王紀之子也爲西陽

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自此起矣

發明 蕭繹安忍無親不務討賊專以忌克殺戮爲事武陵入援雖曰失之賒緩然圓正則未見其罪繹乃設詐而取之遂啓爭国之禍他日失蜀而後江陵亦不克保皆其自取之也綱目書誘書執其罪繹之意明矣誘他人且不可況猶子乎

魏以公主嫁突厥 鐵勒將伐柔然突厥酋長土門邀擊破之盡降其衆五萬餘落土門遂恃其强盛求婚於柔然柔然頭兵可汗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我之鍛奴也何敢發是言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魏宇文泰以長樂公主妻之 集覽 爾我之鍛奴案突厥傳其先平柔然世居金山之陽爲柔然主鐵工故曰爾本我之鍛奴也

秋七月豫章復爲梁王僧辯克湓城江州刺史陳霸先引兵會之 侯景還至建康于慶自鄱陽還豫章侯景閉門拒之慶走江州景遣侯瑱襲湓城陳霸先引兵二萬人發南康進頓西昌會僧辯乘勝下湓城西軍乏食霸先有糧五十萬碩分三十萬以資之于慶等皆棄城走繹命僧辯且頓尋陽以待諸軍之集

月侯景廢梁主綱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 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易取須定中原然後爲帝後納溧陽公主妨於政事王偉愛謙所譖因說景除梁主及景自己陵敗歸益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偉因說以廢立景從之遣彭儁等舳艫入殿廢梁主爲晉安王幽于永福省殺京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太子神明端嶷於景黨未嘗他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兵因既而神貌怡然何也太子曰若諸叔能滅賊以取富貴安能以死命爲無益之其不然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愁乎及難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矣景迎豫章王棟立之棟儉之子也太尉郭元建謂景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自招危亡景欲迎梁主復位以棟爲太孫王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邪乃止景使使殺南海王大臨等以太子紀陽王太子妃乃爲人妾乎竟不與相見聽使入道 集覽 端崇正直也蠶魚力反小兒有知也

冬十月侯景弒梁主綱 王偉說侯景弒梁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使偉與彭儁王脩纂進酒太宗知將殺己盡醉而寢儁進士陵也湘東王繹求援於魏魏命梁王豐侯脩纂坐其上而俎

侵梁南鄭 秦二州刺史宜豐侯脩以南鄭與魏爲不可

魏宇文泰遣侯莫陈崇、武取漢中、循遣參軍劉璠求侯景將刑史楊乾運救之

劉神茂以浙東附梁湘東王繹

侯景東道行臺劉神茂聞景自巴陵敗還、陰謀叛景、吳中士大夫咸勸之、乃據東陽以應江陵、新安民程靈洗起兵據郡以應神茂、於是浙江以東皆附江陵

侯景廢梁主棟自稱漢帝

景既位于南郊、還於宮、大赦、其黨數萬皆吹入脣、景呼蔣而上、封梁主棟為莒陰王、鎖於密室、景極毀其黨、景中禁中、非故舊不得見、出見諸將、多怒望

十一月齊王洋弒中山王

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是齊主之姨、公主恒為之、嘗飲食、護視之至太原公、主酒使人鴆王殺之、并其二子謚曰魏孝靜帝、葬于邙山西、後忽搖而投之漳水

齊主殺

美陽公元瑾、業

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婿寵遇異於諸元、美陽公元瑾、業以位望隆重、又志氣不倫、尤為齊主所忌、嘗於宮門外罵韶曰、爾不及一老嫗、盍高洋召爾、爾亦詎得幾人、何不擊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爾不及一老嫗、句絕、漢成帝母元后王氏、時齊主聞而殺之

集覽 王莽居攝踐祚元后乃不能制、後莽即眞、請璽於后、后不肯授、恐莽脅之、乃投璽於地、地沸、迸焉、曰我老且死、知而兄弟今為賊滅也、今瑾業、罵元韶不及一老嫗、蓋高洋受東魏禪時、韶奉璽綬於洋故、罵不如王后也

梁出祖孝元帝繹承聖元年、春正月齊主伐陳、陳文帝唱其姪名未嘗、遂龍待、嘗賜羣臣、異及、主鍛元年、齊主連年出塞、給事中唐邕練習軍事、自將將以方軍、[illegible]、多少、[illegible]、代往、[illegible]、敗之

[illegible]、精粗、糧儲虛實、齊不諳悉、或時簡閱、雖數千人、[illegible]、執文簿、唱其姓名、未嘗遺誤、龍待嘗賜羣臣、異及、

集覽 軍莫敖注見晉安帝隆安二年

突厥伊利可汗

突厥上門、自殺士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別將兵者謂之設、一月梁湘東王繹遣王僧辯

襲擊宗然、大破之、頭負可汗、自殺、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別將兵者謂之設、

陳霸先討侯景

祖東王始命僧辯等東擊侯景、一月、諸軍發、尋陽、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盆口、會僧辯於白茅灣、桑墟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使侯瑱襲南陵、鵲頭、戍克之、

集覽 歃血 注見周赧王五十七年

發明 乱臣賊子有為逆乱之惡、因以為已利者、晉趙王倫欲討賈后、必待其殺太子遹而後行之、以重賈氏之罪、以去太子之逼故、未幾而肆其篡逆、此則因之以為利、爾蕭梁禍敗、宗社覆滅、蕭繹舉兵名義甚正、然自趙、後至今未聞遣一兵馳一騎勇於討賊、必至父死兄戮、始克進攻、蓋其

包藏禍心故借賊手以去其逼初不爲父兄而討賊也繹之與心積慮如此故未幾而有江陵之禍亦尋亦殄絕疫固宜爲殄絕之計爾豈必天誅之哉綱目書繹自湘東王始命僧辯等東擊侯景之事於下始之一辭可謂推見至隱者也況梁主屬辭互文見意斷可識矣

侯景陷東陽

侯景使謝洗張愛等詣蕭衍茂勸衍將殺之衍茂欲享其功不許營於下淮或謂衍茂曰賊長於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里澗不然衍茂將亡衍茂不從衍茂遂降賊者衍茂亦請降送殺之

三月梁王僧辯棄朝堯敗侯景景亡走

吳

[illegible]擊○王僧辯等至蕪湖景遣人戒之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故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將遁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僧辯至姑孰子鑒帥步騎挑戰又以鵝鼎千艘載士卒欲浪出襲之景聞水軍欲浪出襲之景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僅以身免景大懼僧辯督諸軍乘潮入淮景棄淮口緣淮作城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辯於陳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敗我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君不能當鋒霸先請往乃進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八城直出石頭西出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僧辯進軍招提寺北景帥衆乃除人鐵騎進軍於西州之西霸先命諸將分勢置兵以分其勢景衝官軍於西州之西霸先命諸將分勢置兵以分其勢景衝官軍小縮霸先遣將軍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擊其後景兵卻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入柵其將盧暉略以石頭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船執刀左右衝陳不動衆家大潰景至闕下不敢入臺與其黨數人東走欲就謝答仁於吳江涌道是夜軍士貴火於太極殿及東西堂宝器彩儀輦輅無遺明日乃命侯瑱等帥僧辯甲士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問王克王克在克宸久已超平原特去僧辯曰王氏百出卿克璽綬何在克宸一朝墜矣迎太宗祥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上表勸進於湘東王且迎都陸業不許景黨郭元建等皆請降僧辯遣陳霸先將兵向廣陵受之會侯子鑒度江至廣陵謂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讎何顏復見其主遂皆降齊獲王僧辯送建康僧辯啓陳霸先鎮京口

梁湘東王繹殺緣章王棟

王僧辯之發江陵也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願君何以爲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承的

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已反景敗豫章王棟及二弟詡爲去其鎮二弟曰今日勢窮詡有權買臣呼之就船並沈於水
察論宋買臣使爲之所及密室逢杜崱於道扶出於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權買臣呼之就船並沈於水
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權買臣呼之就船並沈於水

[集覽] (六門)自昔以來建康外城唯設竹籬而有六門齊高祖立都當成湯之事注見武帝中大通三年橋移二弟名移居秋反倚伏翻知也注倚因伏藏也正義曰倚於義反依也
索隱曰倚立也伏藏也以言禍福遞來爲倚立伏藏也

帝于成

[紀] 紀初在郢一七年南開寧州越巂西平蜀內附桑益鉄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強兵用器甲戰則有馬八千匹蜀矣
[集覽] 梁招慶以湘東王繹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宮文士豈能匡時濟民乎紀無帝紀無以爲已端遂即帝位立子圓照爲太子司馬王僧辯爲軍徐平固陵不從僧辯之弟勉之從子也初蕭詧之圍內閣之曾人告平反紀謂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柔如毀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亦殺僧辯之弟
侯爲歡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国之基也今先殺之不二何待紀徵劉璠爲中書侍郎使者八反乃至又苦求還中記室韋臺昭謂璠曰殿下忍而畜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邪府矣分義已定豈以
易其心乎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夫紀知必不爲己用乃厚禮遣之
[集覽] 越巂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資陵西域國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北谷渾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北官僚官僚爾官人湘東王繹於兄弟行第七故云[illegible]被剃反巂可爲反

[發明] 蕭紀稱帝綱目何以無敗詞繹固紀之徒也繹不能救文兄之難蕭紀敗而繹立若有少異然均非正嫡均爲不義綱目
紀敗而繹立若有少異然均非正嫡均爲不義綱目
難欲抑揚而去取之不可得矣宜乎晉法如此也

侯景伏誅

[朝] 朝苦仁聞侯景敗欲北出侯之其黨趙伯超據鐵塘拒之侯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將入海羊侃之子鵠彭儁等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將入海羊侃之子鵠彭儁等斬之侯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趙伯超謝答仁皆降王僧辯并景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侯景五子在北齊皆殺之送尸於江陵始興王叡等送於江陵始興王叡等送於江陵始興王叡等送

發明 按分注公主即魏孝靜帝之后也然則何不以敬之女爲平帝后莽篡漢之後敬奪而嫁之誓而弟許泊皇后自焚崩書之所以褒其皇室主而綱目亦不予也

魏后書之彼既失身於人安得復書故后識王莽篡漢故誅莽綱目特以孝平皇后自焚崩書之所以褒其

全節雖莽強易其號曰黃皇室主而綱目亦不予也知乎此則太原公主之義斷可識矣楊愔爲人臣子乃妻故帝后書之于冊豈得無罪宜乎他日亦不免也

梁遣兵救南鄭魏人敗之

楊乾運至劍北魏遣奚武逆擊破之劉潘還至白馬西爲武所獲送長安宇文泰素聞其名待之如舊交時南梁將許之潘請之不許泣請不如是乃止事從其請

集覽 朝廷數問後庶人當

武請署之泰將許之如舊交醫之北也劍閣注見二三國漢元年白馬西南夷地在黃沔綿州魏城縣西南鄭漢中即屬縣唐德宗幸梁洋陸贄與元府水經云旱山池水所出東入漢二國魏除貞曰南鄭直爲天獄中即此

梁以王僧辯爲司徒陳霸先爲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偉等伏誅

集覽 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亶

梁以閻閻○朔東王誅王偉上○朔東王誅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亶

伏誅王偉上○朔東王誅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亶

梁以閻閻

苦江不失灌於太宗特有之沉欲有之有言於王者曰偉作檄文其佳王未得之見有有

朝東一日之語乃怒誅之朝氏曰矣景叛亂爲之畫對

伏者皆王偉也春秋治亂臣賊子元嚴於其黨若使人知

亂賊之不可與則不能自立而亂少弭矣若王偉者幸生

獲之數其恩延殘諸市朝猶未足以雪人神之憤洗滅亡

之取乃以矜詠篇章欲脫其死乃其誅也又以一言斬己

之故是蕭繹喜怒殺生皆爲己私而不念君父也豈不淳

哉

集覽 伏知命伏姓也本伏羲後蕭己左傳

注獸而相愧曰靳服虔曰恥而惡之

達爲北江州刺史

蔡力田蓄穀時江東饑亂饑死者

什八九饑民攜老幼歸之悉達分給糧廩全濟甚衆招集

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將兵從王僧辯討侯

景故因而命之

齊人侵梁閩泰郡陳霸先擊敗之

齊主使

元建將兵圍泰郡行臺辛術遣

潘樂郭

陸陽平侯景之土取之可也今王僧辯已嚴超達守泰

郡何得爭之且永遠方降不如班師第從陳霸先命徐度

引兵助守齊衆十萬攻之甚急僧辯使杜崱救之霸先亦

自鄱陽來會與戰

齊以王琳爲安南將軍尚書

白鄱陽來

敗之王琳少年高明所弊者

大醜之職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高澄少年高朗所弊者

陳表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

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

舊公

舉管輩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最爲折衷

集覽 六選

之職東魏靜帝改亭侯爵爲縣侯以充之管庫必擢記擅弓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宜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著也舉管庫士大夫士也管鍵也車物所藏左傳晉文子舉管庫士盍必其賢不以其位之卑門閥不貴門家出也閥績功也詩云雲霄注引漢朱博傳齊伐閥所經歷也車千秋傳無閥閱功曰勞注閥績功也閥經歷也唐六典以上通用烏頭大門又曰表揭又曰閥閱云表揭閥云爲所表揭表陟仲反斬衰所也言宰術取士極得其當

梁

秦梁刺史蕭循以州降魏

魏韋叡達奚武遣左丞勃帶下邽固者險所恃者援所保者民民不可保而宗國喪亂社稷降魏開府儀同三司賀蘭德願請改之大都督賀蘭達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豈可利其子女貪其貨財而不愛民命乎且觀其士馬將擅城池復如固獸猶鬬則成敗未可知也武曰公言是也乃受循降獲男女二萬口而還於是劒北皆入于魏

秋七月梁陳霸先圍廣陵

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兵於王僧辯僧辯以與齊通將不許七月廣陵隱人朱盛等潛聚黨謀襲殺齊刺史溫仲邕遣使求援謀泄霸先因進軍圍廣陵齊主使告王僧辯及霸先曰請釋廣陵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城霸先引兵還京口江北之民從霸先歸者萬餘口

梁蕭循自魏歸于江陵

蕭循之降魏也宇文泰許其南還久而未遣從容問劉璠曰我於古誰比劉曰璠常以公爲湯武今日所見曾桓文之不如泰曰何也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竟泰撫掌曰我解爾意乃厚禮循遣還江陵循以文武千家自隨湘東王繹疑之遣使覘察命劫竊其財循啓輸馬代王乃安之

【覽】齊桓存三亡國左傳僖十九年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注三亡國衛邢二年封衛晉文不失信於伐原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

冬十月齊築長城

自黃櫃嶺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置十六戍

梁湘州刺史王琳下獄其長史陸納入于湘州以叛

琳本會稽貴家其姊妹皆入湘東王宮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第一在建康恃寵縱暴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與杜龕龕僧辯不能禁乃密啓王請誅琳王以琳爲湘州琳自疑及僧辯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州琳知納身詣江陵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或曰請死之極泣而別至江陵王下琳吏以子方略代琳以黃羅漢爲長

史使與太舟卿張載至巴陵擄林軍載材寵於王御下陵剡荆人疾之如讎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受命殺載以羅漢清崔而免之與

十一月梁主繹立樂公卿潘頴數勸進於湘諸將引兵襲據湘州東王王遂即位於江陵是日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癸景之亂州郡太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爲限荆州界北盡武寧西拒硤口嶺南復爲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

梁以蕭

循爲湘州刺史陸納襲巴陵循擊敗之陸納襲擊萬州刺史丁道實於渌口破之降其衆梁主聞之徵王僧辯等與蕭循共討納循軍巴陵以待之頃之納請降求送妻子循曰比故也必將襲我乃密爲之備納果夜以輕舟至鼓譟而望之皆驚潰坐胡牀於壘門之外納無懼色除部分將士擊之獲其一艦

集覽 渌口地名渌水之口也在湘東郡

癸酉梁承聖二年魏主欽二年齊天保二年

春正月魏太師泰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二月突厥伊利可汗俟斤立伊利先子科羅立號乙息記可汗碎卒後其子褐罔而立其弟俟斤號木杆可汗木杆可汗號也杆於胡反或音岳杆剛勇多智略善用部國畏之

集覽 木杆按反俟近可汗名也俟渠之反

三月梁武陵王紀伐江陵魏遣大將軍尉遲迥伐成都以救之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爲子成都梁主聞之使方士畫版爲犯像親釘支體以厭之世子圓照時鎮巴東啓云侯景未平荆鎮已爲所破宜急進討紀信之趣改東下梁主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或難之大將軍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爲可克泰問以方略迥曰蜀海中國闊絕百有餘年特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纖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自散關伐蜀

集覽 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子糾春秋齊僖公庶子也左傳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子糾奔魯公子小白自莒先入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乃殺子糾于生竇亂作八子糾來奔九年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立

夏四月梁遣王僧辯圍湘州僧辯軍于車輪陸納夾岸爲城以拒之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納以僧辯親執旗鼓蕭循自受二石拔其二城納衆大敗走保長沙僧辯進圍之僧辯坐壘上視築圍壘納遣吳藏等帥銳卒千人覘門突出蒙楯直進杜崱與甲士百餘人力戰拒之僧辯據胡牀不動裴之横從旁擊之藏等乃退

集覽 胡牀注見五代周世宗顯德五年繩牀

魏師圍成都梁武陵王紀

還兵救之次于西陵武陵王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

蕭淹還軍救蜀初遣州刺史楊

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今魏兵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國寧

民而兄弟尋戈此迫二之道也不如送款關中可以功名

兩全乾運然之迴至涪水乾運以州降迴進襲成都特成

初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蕭撝嬰城自守迴圍之蕭淹

遣兵赴援迴擊破之紀至巴東知矣景已平乃悔召圍照

責之對曰矣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已稱尊號不可復為

人下紀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皆以為宜還救根本更思

後圖圍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宣言於衆曰敢諫

者死遂至西陵軍勢甚盛陸法和築二城於硤口兩岸運

石填江鐵鎖斷之梁主復拔謝答

交絕鐵鎖梁主復拔謝答

上欲獄配兵使助法和紀築連城

刺史陸納降梁主遣使送王琳令說諭陸納僧辯使

陸納遣示之納衆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

廷若救王郎乞聽入城梁主從之納遂降

六月梁復以王林為湘州秋七月梁武

梁主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頻反

相拒梁主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頻反

曰以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懼不知所為

乃遣梁奉業詣江陵求和奉業啓梁主曰蜀軍乏糧士卒

多死危亡可待梁主遂不許

梁主以黃金一斤為辭辭

百為篋至有百篋銀五倍之約不以為賞有請事者辭疾不見巴東民斬峽口以拒梁主降於

王琳朝荅仁任約進攻侯瑱破之拔其三柵於是兩岸十

四城皆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將軍樊猛追擊之紀衆大

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梁主密敕猛曰生還大

不成功也猛遂斬紀及其幼子圓蒲陸法和又圓照兄弟

二人送江陵梁主紀紀圓照等於獄絕

其食至齧臂啖之十二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

發明

殺紀者樊猛何為以梁主書之梁主密敕樊猛必

使殺之而後已猛固辭之鷹犬也前書辭殺隊章

干涼亦然辭戕害宗黨

君已天道果容之乎

八月成都降魏魏以尉遲迥為益州刺史魏尉

遲迥

圍成都五旬蕭撝嬰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迥曰降

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政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吏民

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

士卒無私焉魏以迥為益州刺史九月梁遣王僧辯

還建康陳霸先還京口梁主下詔將還建康將軍胡僧祐黃羅漢宗懍劉毅諫曰

逮業王氣已盡與虜土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梁主

令朝臣議之侍郎周弘正侯瑱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

入建康還是列國諸王鬬陸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制

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故欲東下然非計也弘正固折

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西人欲西皆長策乎又議[illegible]
舍者五百人梁主曰勸吾法[illegible]左袒左袒者過半未[illegible]
言於梁主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荊州嶺蠻邊疆非王者之[illegible]
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illegible]
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梁主使術士祠景豪卜之[illegible]
古對曰未吉退而言曰此兆爲患臧所留也梁主必建康
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氏曰荊州雖非王者之宅然
楚嘗王之矣古之英雄皆以爲用武之國何不可都之有
然於嚴繹則不可也宗廟社稷皆在建康高祖濟簡文
就殯所當營奉陵寢伸至孝之情冀除祊祧修乏享之祀
居喪服也正使內無襄陽之變江陵全盛
酒不能宴安而處矣今也孝誠不昭義聲不播第欲保其
故有淪爲尊顯卒此爲道雖使獲百二之勢其爲人圖取
殆不旋踵又何江陵建康之擇乎

集覽 下王之同祊祧記禮器曰設祭于堂爲祊乎外注云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亦設饌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疏云祊有二義一正祭時既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內二是明日繹祭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祧遷廟也師古曰遠祖之廟爲祧親盡則遷主而藏焉又祭法曰遠祖爲祧注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周禮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注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遺衣服者大歛之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

祊 百郊反祧他周反百二之勢史記漢高祖紀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恃戰百萬秦得百一焉注蘇林曰得百中之二也渭也勢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勢

梁以陸法和爲郢州刺史

法和爲政不用刑獄專以沙門法及西域幻術教化部曲數千人

齊納蕭退于梁不克

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於合肥將襲建康納梁湘潭侯退保主使南豫刺史侯瑱瑱戰于東關敗之瑱死萬人齊師退

冬十月齊主伐丹大破之

齊遷齊主伐丹至昌黎城使安德王韓軌斷其走路遂倍道兼行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壯氣奮擊大破之

十一月突厥攻柔然齊主擊之遷

突厥其可汗車鹿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可汗置之馬邑川隔其與柔然通柔然迎納柔然相攻柔然大敗請降齊齊主擊突厥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太師秦殺尚書元烈

烈謀殺秦事

十二月齊宿預叛降于齊

齊宿預民東方白額少城降江州郡皆起兵應之

集覽 宿預城名

春正月齊主擊山胡敗之

齊

[illegible]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三以上皆斬女子及幼弱皆賞軍遂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於是遂進山胡莫不懼服有都督戰傷其什長不能拔劍主命刳其五藏令九人食之肉及藏惡皆盡自是始爲寇暴

梁陳霸先侵齊 陳霸先自用徒濟江圍齊廣陵嚴超達自齊部進圍涇州侯瑱張彪皆出石梁爲之聲援使杜僧明助東方白額

魏作九命九秩之典 宇文泰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爲九秩

魏宇文泰廢其主欽而立齊王廓復姓拓跋氏 魏主自正烈之死有怨言密謀誅宇文泰臨淮王育廣平王贊垂涕切諫不聽泰諸子皆幼以諸胥爲心膂請河公李基義城公李暉常山公王勇分掌禁兵由是魏主謀誅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鄼復姓拓跋氏魏初統匠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滅絕泰乃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次者爲九十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

三月梁以王僧辯爲太尉陸法和爲司徒 法和上啓自稱司徒梁主以爲先知就拜之

魏遣使如梁 魏侍中宇文仁恕聘于梁會齊使者亦至梁主接仁恕不及齊使仁恕歸以告宇文泰梁主又請發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田是有圖江陵之志梁主警聞之益重其貢獻魏荆州刺史長孫儉娶陳攻叛之策泰獨儉儉入朝問以經略復命隱[illegible]

爲之備馬伯符密使告梁主梁主弗之信

庶齊 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爲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中書舍人盧潛左丞盧斐李庶皆言其誣罔不直收啓齊主云臣既結怨彊宗將爲刺客所殺齊主怒於是斐庶皆坐謗史賜二百徽斐庶死獄中然收亦人終不自配甲坊潛亦坐繫獄齊主以千餘騎爲殿宿走齊主安卧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奮擊柔然大破之

然寇齊齊主擊敗之 考異寇當作侵○討之至恒州柔然散走齊主安卧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奮擊柔然披靡因潰圍而出柔然追擊敗之令都督高阿那肱帥騎數千塞其走路阿那肱以兵少請益齊主更減其半阿那肱舊擊

梁以陳霸先爲司空○魏宇文泰弒其主欽○五月魏以李遷哲爲信州刺史 魏直州洋州亂宇文泰命將軍李遷哲討平之南出徇地巴濮之民皆附之泰以遷哲爲信州刺史鎮白帝信州先無儲蓄遷哲與軍士共采葛根爲糧有異味輒分嘗之軍士感悅屢擊叛蠻破之羣蠻懾服皆送糧遣質

梁以王琳爲廣州刺史 廣州刺史蕭勃自以非梁主所授內不自安啓求入朝梁主徙勃爲番州刺史以琳

部衆彊盛又得衆心故使少代勢以遠之琳私謂主書李騫曰琳小人也蒙宣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宮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爲國禦捍實然琳爲州刺史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爭爲帝乎可不以琳爲雍州刺史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

[illegible]子故官官者猶蒲天子也不敢斥言天官家者案將濟萬機論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以天子兼二五之德故蒲焉

六月齊冀州刺史段韶伐梁拔宿預

齊步大汗薩將兵西萬趣涇州王僧辯使侯瑱張彪助戚瑱超達拒之瑱彪遲留不進齊冀州刺史段韶討宿預黃陵涇州皆告急諸將患之韶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彊者從之霸先等外托周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白圍宿預自引兵營道趣涇州擊超達破之迴趣廣陵霸先解圍走杜僧明瑱彪等皆還吳明徹圍海西鎮將郎羅公至宿預使人說東方白羽圍之十旬卒不能克而還韶密曰額出迎執而斬之

秋八月齊殺其太保高隆之

齊主之未爲魏相北高隆之常海之及將受禪隆之復以爲不可由是銜之隆之嘗與儀同元旭飲謂旭曰與王交當生死不相負至是旭坐事賜死人白其語齊主怒令壯士築殺之并其子二十人

齊築四城于洛陽

齊主使人於洛陽西南築四城而親巡之欲以致魏師魏師不出

梁主講老子於龍光殿

其冬講佛書於同泰寺未幾而有侯景之亂其子[illegible]

[illegible]明復講老子於龍光殿未幾亦有江陵之禍書之于冊後之溺佛老者可以觀矣

○冬十月魏遣柱國于謹帥師伐梁十一月入江陵十二月執梁主繹殺之

初散騎郎庾季才言於梁主曰去年八月丙申月沖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爲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人安入江陵陛下宜整旆還都以禳其患梁主亦曉天文數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至是魏遣柱國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伐梁長孫儉問謹曰爲繹計將如何謹曰權兵漢沔還據丹陽上策也退保子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繹出何策謹曰下策後曰何故謹曰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領軍胡僧祐黃羅漢曰二國無隙必應不爾乃復使王琛使魏于謹至樊鄧梁王詧帥衆會之梁主乃停講戒嚴琛至石梵馳報羅漢以聽徵王僧辯百官戎服復講百官皆兒戲耳梁主乃復講以聽徵王僧辯然前言皆兒戲耳梁主乃復講以聽徵王僧辯遣侯瑱帥程靈洗等爲前軍柱僧明帥吳明徹等爲後軍陸法和聞魏師至將爲大都督命陳霸先徙鎮湘州僧辯遣侯瑱帥程靈洗等爲前軍柱僧明帥吳明徹等爲後軍陸法和聞魏師至將

趙江陵梁主使逆止之曰此自能破賊法和還州聖其城門著衰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十一月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梁主襄出城行撫撫東西十里以將軍胡僧祐為僕射王襄分督城內外諸軍事魏軍至柵下梁主乃徵王褒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于謹令築長圍中外遂絕梁主甲申巡城猶口占為詩羣臣亦有和者梁主又裂帛為書以至矣胡僧祐等出戰皆敗朱買臣按劍曰吾忍死待公可與王僧辯為書曰曩日黃羅漢可以謝天下梁主曰曩朱買臣實吾意宗黃何異王朱買臣至長沙長史裴政請間道先報江陵至百里洲為魏人所獲梁王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若從之至城下史言曰僧辯已自為帝王矣參軍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王褒曰不能破賊法和還州聖其城自扶梁主王褒曰我計貴及子孫不然腰領分矣政絕曰唯命詧爾顯之魏人百道攻城胡僧祐甲流矢死內外大駭魏惡褒攻城致死所向摧靡褒乃書曰柱國常山使持節都督梁州諸軍事魏大將軍梁公家奴王褒梁主遂白馬素衣出門詣使臨軍門著衰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自扶梁主王褒曰此自能破賊法和還州聖其城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梁主襄出城行撫撫東西十里以將軍胡僧祐為僕射王褒分督城內外諸軍事魏軍至柵下梁主乃徵王褒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于謹令築長圍中外遂絕梁主乃徵王褒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于謹令築長圍中外遂絕梁主又裂帛為書以至矣胡僧祐等出戰皆敗朱買臣按劍曰吾忍死待公可與王僧辯為書曰曩日黃羅漢可以謝天下梁主曰曩朱買臣實吾意宗黃何異王朱買臣至長沙長史裴政請間道先報江陵至百里洲為魏人所獲梁王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若從之至城下史言曰僧辯已自為帝王

經象緒布冠要經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經之言實衰之言
摧明孝子中實摧痛也腰頸分矣腰身中也頸分矣酒言之身首異處矣宋渾天儀春秋文曜鉤云
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書舜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璇者謂渾天儀也李淳風謂璣衡為渾天儀義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
以玉為渾儀也王蕃云渾天儀之璣衡其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也虞喜云洛下
閎為漢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太初歷或貞所製
也和帝時詔賈逵造黃道銅儀順帝時張衡更以銅製於
密室中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
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渾水轉之於殿上室中令司之
者閉戶而喝也以告靈臺之觀天者璇璣所加某星始見
其星已中某星已沒皆如合符隋志曰梁華林重雲殿前
所置銅儀檢其鐫題是為劉曜時孔穎所造則古渾儀之
法也而宋何承天徐爰咸以為即張衡所造魏晉喪亂流
沒西戎義熙十四年宋高祖定咸陽得之文帝元嘉十三
年詔錢樂之采效儀象鑄銅為之到元嘉十七年又作小
渾天二分為一度徑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安二十八宿
中外星官備足隋高祖平陳得宋氏渾儀之器歸于長安
湯帝初移於東都觀象殿又渾天儀注見漢順帝陽嘉二
年梁鵠晷表隋志曰先儒皆云夏至立八尺之表於潁川
陽城景與圭等書緯考靈耀曰日末景尺五寸日短景尺
三寸易緯通卦驗曰冬至之日植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
景長短以占和否梁天監中祖常造八尺銅表其下與上
圭相連圭上為溝置水以取平正測日景大同中大史
令用九尺表格江左之景陳氏惟用四尺法為又主注見
開安帝義熙十三年

魏取襄陽徙梁王登使稱帝于江陵也

元宇之

魏立譙為皇帝都洛陽以荊州延
袤三百里又置防主將白居西城名曰勢防實
以制譙也初魏帥未還譙將尹德毅說譙曰江東之人金
崇至此咸謂殿下為之人蓋雖也誰與為國今魏之精銳
盡萃於此若殿下為設享會誘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
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怒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
文武羣僚隨材銓授魏人聞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
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
行譙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若遽為此人將
不食吾餘至是闔城繫虜又
失襄陽乃恨不用德毅之言

發明

襄

曜

（延袤）延袤長遠也袤長也
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

書魏徙梁王譙使稱帝于江陵一統之義今又欲以蕞爾之地而帝焉何一
而可使人稱之者哉宜書于冊兩皆罪也

梁王僭辯陳霸先奉晉安王方智承制（）魏加

益州刺史尉遲迥承制

魏加尉遲迥督十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封蜀國公朝以南得承制封爵黜陟迥明賞罰布威恩綏輯安民經略未附華夷懷之

考證 戊辰 東魏遣兵略地江淮取二十三州 取二十一州當作取梁二十二

地理

集覽正誤 戊辰 梁荊州刺史湘東王 姬姜 集覽姜女謂之姬姜○毘陵陳氏濟曰按顏師古漢書註姬本周姓貴於衰臣之妻故左傳云雖有姬姜無棄

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左傳云雖有姬姜無棄

蕉萃姜亦大國女也齊紀皆姜姓其女貴多○翼士為天子諸侯后妃故謂貴人妻妾為姬姜

殺其母以旌吾過 集覽旌或作志記也○按書二公

臣王茂 己巳 三月癸酉景陷梁臺 正綸齊魯諸柳仲禮等叛降景景廢蕭正德以為

大司馬 石虎之風 集覽而自立○今按石虎太子邃謂李顯宣虎

等曰官家難爾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事竟宣虎欲立之

殺蘇更立子信為太子後宣弟韜有寵虎欲立韜以分其國邑

謂楊柱趙生曰汝能殺韜當以韜之國邑分汝等皆無之取貌類梁主者加以降貌邵

韜死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茂不濟矣拯等殺韜自立

事竟宣伏誅按冒頓匈奴單于頭曼之子冒頓父殺頭曼自立

家欲弒父故云今梁主之子豫章王綜叛父奔魏邵陵王綸奪孝子服而立之也故侯景謂侯石

陵王綸奪孝子服而立之也故侯景謂侯石

就坐剝褫無之人也

父也集覽所引非○梁湘東王繹歸江陵殺桂陽王慥

謂之不逞○今按不逞字出左傳然既云不逞不以不逞者謂書逞快也不逞謂不

為惡者蓋逞而不得逞者謂書逞快也

得恣肆決意者也○孟浩東魏大將軍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集覽尹文太甲又相之霍光廢昌邑立宣帝曹丕受漢禪司馬炎受魏禪○今按元輝業魏宗室非高澄黨其意謂欲如伊尹輔太甲霍光輔昭宣不可如曹丕篡漢司馬炎篡魏○梁岳陽王詧攻江陵湘東王繹遣侯瑱襲襄陽詧還繹使竟陵太守王僧辯攻湘州集覽詧心所祖信○今按此言悲痛切至心如剖心也

殺侯景梁沮誥起兵廣陵必天未悔禍集覽天必禾改禍○今按梁室之禍太師秦伐齊不此言假使果必天未改悔梁室之禍事或無成○戰而還洛陽平陽皆降于齊不敢遂武集覽不能就遂此武事也○今按此猶西魏言不敢究武謂不敢究竟而罷○侯景殺梁南康王集覽御去聲○今按如字○今按

西鄉梁湘東王繹曾理武林侯諮議集覽建康外城有六門○今按六門謂大司馬門

殺豫章王棟六門建康臺城有六門謂大司馬門萬春門東華門西華門大司馬門承明門也